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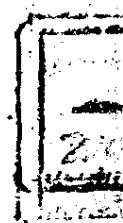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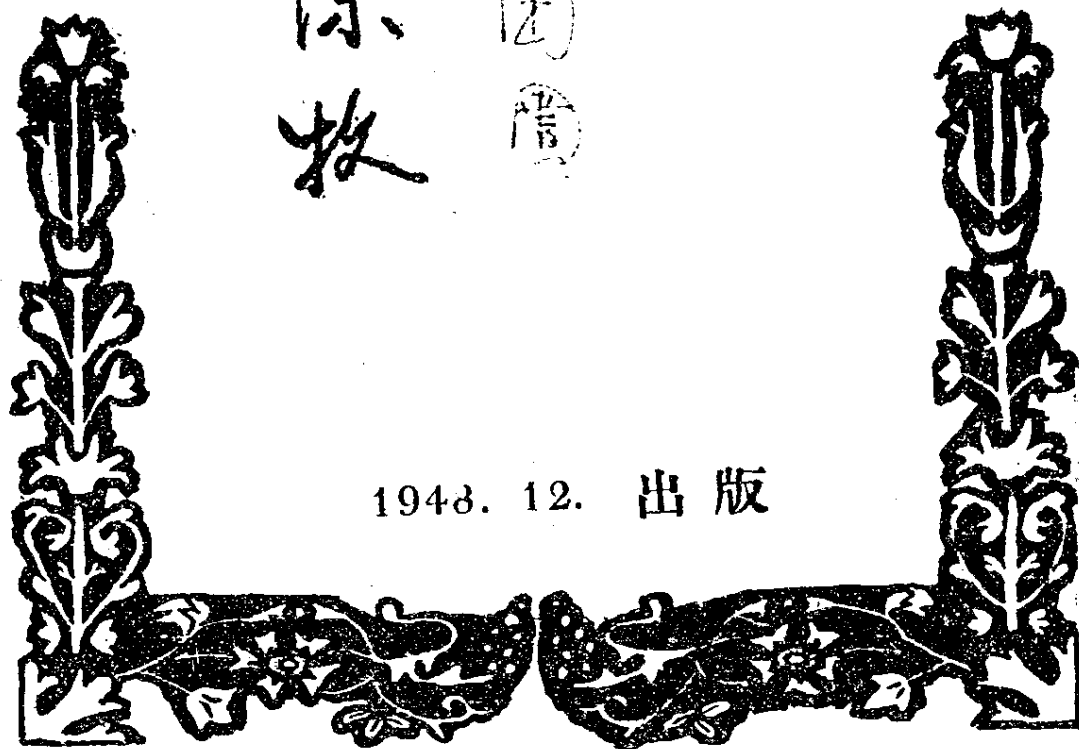
詩號角詩叢

木匠王小山

陈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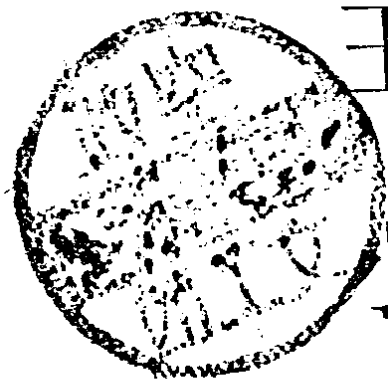
文之園

1948. 12. 出版



詩號角詩叢

木匠王小山



陳
牧

木匠王小山

八月十四日

晚上

樹林子裏的風

涼爽的在空氣裏旋轉

月亮

在村口屋脊上

露出半個臉孔

東村的人們剛放下了飯碗

香瓜老二家的老黃狗

衝着後山蹣跚的大路上狂吠。

天黑的時候

木匠王小山從後山做工回來
說：

「昨夜山裏開到了游擊隊
聽說是中央方面派來的



人數約莫總有二三千
機關槍、小鋼炮樣樣都齊備」
東村的人聽了很高興
一齊跑到小山家裏來打聽
王小山家裏擠滿了人
有的說：
「我們淪陷區裏
已經八年沒有見過自己人
這回可得重見天日了」
有的說：
「開來的到底是新四軍還是中央軍？
聽說中央軍是正規軍
新四軍是游擊隊」
有的說：
「不管他新四軍還是中央軍
只要是自家人
總比日本佬行
他們哪一方面來
我們都歡迎」。

他們叫叫鬧鬧的談了老半天
方才一個一個的散回去

那時候：

長庚星已經上來了
田野裏正下着白茫茫的霧氣。

八月的夜裏

地裏發散着泥巴的香味

月光鋪在小河上

魚鱗也似的水面

閃閃亮亮的在翻着眼睛

東村的人們各自回去了——

關上了大門

菜油燈在茅屋的隙縫裏晃搖……………。

低矮的茅屋裏

王小山和他的妻子在談天

門縫中

常常有一陣風吹來

關帝爺神位左右的紅對子
嘩嘩啦啦抖動了陣子。

王小山捧着缺嘴的茶壺往口裏送
這裏

將有一個故事在他的身上發生。

木匠王小山是個老實人

四六年之中沒有跟村上人拌過一次嘴

他右眼上面有一隻吊鷄（註）

那是十二歲那年上樹搯喜鵲跌下來的標記

十二歲唸書識得幾個大字

十三歲跟着徐師傅就做起了徒弟，

他今年四十六年紀並不算小

但還有個愛鬧，愛笑，愛發牛勁的脾氣。

「我活到四十六

大事沒有見過

小事見得不少

一輩子沒見過這樣的亂世年頭」

（註）吊鷄：眼皮上有吊起的肉塊或瘡疤。

東村的人都知道他心直口快，但他說的並不是沒情沒理，

王小山自己說四十六的年紀並不算大

「黃忠八十還戰過夏侯惇呢！」

我三十四年裏還要做大事情哩」

東村的人都說王小山人老心不老

王小山他自己也知道。

日本人來了的那年

王小山罵着對村上人說：

「禽他娘

我們中國人就是奴性

滿清鞭子做了我們二百年的主

好容易趕出他們長城八百里

如今又叫日本赤老（註）來作踐

這都是他娘的做大官的沒骨氣」。

東村的人都信王小山人老實有見識

（註）赤老：瘡三之同意語。賊骨頭亦稱赤老，壞蛋的意思。

所以大家替他起了過醜名（註）叫做小諸葛。

王小山有個姪子

名字叫做王子興

日本佬剛打到南翔的時候

王子興就丟下了鋤頭去打小日本

後來日本人進了溧陽城

王子興就隨着部隊退到了江西

他這一去就跟家裏斷了根

七八年間沒有回家一封信

他娘王大媽爲他一直哭了七八年

王小山爲了他也不知打聽過多少人。

「令時的燕子飛來又飛去

淪陷區裏的人們過得真悶氣

自從中央大軍撤退後

左熬右熬一直熬了個上十季」。

（註）醜名：卽是綽號。

王小山

自從他哥王小牛被日本人弄死後

和他嫂子王大媽常常皺眉頭

他們希望王子興能够早些回家來

好殺死日本佬和漢奸王文炳替他老子報了仇。

這一天

王小山從山裏回來

心樣也就十分高興

他把這信息告訴了村上人

自己就想着怎麼去打聽王子興

晚上

躺在床鋪上

他心裏不斷的往這上面想。

東村的人們

日裏

埋頭在地裏工作

晚上

一個個的睡得很早

不論月夜或者黑夜

天一黑

冬天

東村就像個沒出閣的小姑娘
垂着頭在山前儘思量。

年輕的花白貓

在茅屋頂上使勁的亂抓

靜悄悄的夜裏

王小山在屋裏生氣

「死貓

滾下來

明天餓死你」

今夜裏的狗

也在發瘋似的亂吠

貓叫狗咬

王小山愈想愈睡不着

他忖量着

「今晚上遊擊隊一定要到這村上

我得找個老實的弟兄和他談一談
就說我們淪陷區裏的人等了你們七八年
還有我姪子王子興的部隊在那裏」。

外面的狗叫得更驚心

王小山心裏更不定

他拉着褲子去開門

想去看看到底是什麼事情——

要不是遊擊隊已經到村裏。

王小山打開大門

一陣冷風往他臉上直送

大門外

月亮和水銀一樣鋪在地上

王小山壯着胆子走出了門

他西里胡塗還沒有看清楚

一聲大叫嚇去了他半條魂

「誰？」

「口令」

「是我」

「你是誰？」

「老百姓」

「幹什麼的」

「上糞坑的」

王小山沒想到草堆邊上躑滿了人
雪亮的刺刀在月亮底下耀眼睛
糞坑上

王小山一眼望去

都是些年青力壯的小伙子

「一定是遊擊隊

甬了不起」

王小山心裡暗暗在佩服

上完了糞坑他就關上了門。

雄雞叫過了頭三遍

小星（註）在窗洞裏紅着眼睛

東村的茅屋裏

響起了刮鍋灰和打水的聲音

（註）小星：天亮時出現在東方的一顆星很紅，鄉下人以此作為起牀的標準，但須起早才能看見。

王小山夜裏沒有睡好
大清早起就被他妻推醒
他妻大叫說

「太陽曬到屁股了

看你睡得還像豬一條

周小兔子在後塘埂上嚷着說：

村子裏昨晚住了新四軍。

村前村後都飛滿了紙條條

上面還說的有日本人

快些起來去瞧瞧，

要不是叫尿的中央軍又要來打日本

害得我們沒法跑。

王小山一聽新四軍

咯碌一聲稻草鋪上就驚醒

他半扭着扣子走到大門口

遇見了小丫頭拿着一卷紙頭往家走，

「小丫頭

手裏什裏東西」

「娘叫我拾回來糊窗子的」

王小山披着衣服接過來看一看
原來就是新四軍發下來的宣傳品
他心裏一邊看，嘴裏一邊唸。

「人民的隊伍新四軍
只打日本不擾民

今晚開到貴村上

親愛的同胞多幫助

若要趕走日本鬼

大家起來一齊幹」

王小山沒看完

掉轉屁股就去報告村上人

東村的人們不識字

小諸葛一到就有了主意！

金鎖放下了蘿筐跑來說：

「小諸葛占個卦呀！

看看是凶還是吉

新四軍是游擊隊

游擊隊能打日本人嗎？」

王小山聽了眼睛一瞪

說：

「你這什麼話？」

像這樣的隊伍不打勝仗

等着叫那些吃屎的大軍來聞日本佬的屁股不成

我才知道哩

昨夜新四軍實在是村上過的夜

臨走稻草和都沒帶走一根

什麼叫人民的隊伍呢

就是不糟塌窮人

爲我們求過好日子的這個意思」

東村人對於小諸葛的話

是十說九贊成的

他們以前實在這樣聽見人家說：

「新四軍是游擊隊

游游吃吃不打日本人」

今天

小諸葛是個證人

沒有錯

「新四軍是支好軍隊」

王小山的話

有誰反對呢？

當大家散夥的時候

他嫂子——

子興娘王大媽

趕來咬着小山的耳朵說：

「木匠叔

這回可得打聽對準啦！

子興這孩子準在裏頭

我說他是個好百姓

當的也是個好小兵」

王小山比她想在前頭

滿口應承她的要求：

「準是那樣

明天讓我去打聽打聽

子興這孩子是不糊塗

他當的準保是新四軍」

「太陽已經爬得半天高了」

丫頭娘在門口嚷着
王小山高高興興跑了回家……

王大媽拐起了小脚

扭扭捏捏走到家裏

她今天心裏當然高興

拿起掃帚就打掃堂前

老年人遇到高興時就發傻勁

掃完地抓把穀子就去喂鷄

「咯……多多……咯……多多……」

老母鷄咯咯地跑來啄食穀子

王大媽親猥地罵着它們

「多吃些呀！」

老婆娘

挨新四軍和我家子興回來了

就把你當個點心」

王大媽真在高興

小山家的小狗跑來冲散了她的鷄羣

老母鷄吵着躲到了桑樹下底

小公雞叫着飛上了屋頂

王大媽從門角裏抽出了一根竹竿
追不着狗，直在生氣

「吃屎的東西

剝你的皮」

王大媽罵完了小狗

自己也張着瘡嘴笑出了聲音。

再說玉小山打聽新四軍

半個月後還是沒音信

村上的香瓜老二對他說：

「人家新四軍

今天住這裏」

明天往哪里

怎找也是找不着的

說不定今晚又會開到村上

只要他們是爲了我們老百姓

什麼時候也是忘不了我們的」。

玉小山覺得老二的話也很對

於是就把這份心事放下來。

有一天

香瓜的弟弟三小狗從縣里回來了
帶來個信息可不好，

他說道：

「城里都傳着

新四軍和日本佬接火了
聽說在清水河，錢家園一帶，
這回新四軍可吃了敗仗
死傷真是不少」。

東村的人聽了非常難過

王小山不知聽了誰說也跑了過來。

李五爺家放牛的小夥計——

羊七郎噘着嘴吧直生氣。

「新四軍這樣好的隊伍
怎麼也會吃敗仗」？

三小狗

跑了六七十里地的路
身子一軟坐到石臼上面就發咕：

「聽說他娘的錢家園財主錢鐵耙暗地里和日本佬訂好了條約。」

日本佬出錢命令他家長工撐去了清水河裏的船，他們就開着汽划子來圍困錢家園。

新四軍叫錢鐵耙這老狗引到死灣子裏打不出

日本兵來了過不了河的都淹滅

聽說衝出去的二千人又碰上什麼中央軍

攔着他們就用機關鎗沒命的拚

說他們不會打日本只會跑

後來知道原來中央軍也和日本佬勾通着」。

三小狗把話說完：

大家氣得火星直冒

香瓜老二哭喪着臉說：

「有錢的爲什麼要勾通日本佬？」

難道吃他的苦頭還太少」

王小山用力把桌子一拍

嘴里吐沫直拋：

「香瓜他娘的

有錢的吃老子屌的苦

抗戰他們不出半分力

淪陷區裏享鬼福

新四軍爲我們窮人打天下

他們心里當然不會服，

哼，要是老子當了新四軍

准把那些金錢烏龜殺乾淨」。

王小山的鼻子氣得呼呼響

所有的人都說不出半句話

至於說半腰里來的中央軍

東村人就都說這是僞軍玩的小聰明。

太陽轉到正中心

晒穀場上的露水已乾淨

王大媽搬出一簍箕麥種

毒太陽底下淨一淨。

三小狗家里亂糟糟

她放下了麥種就跑去瞧了一瞧，

三小狗重新把話說了一遍

王大媽急得老花眼兩淚直旋。

王大媽手指東南高聲罵：

「錢鐵耙你這個老糊塗

有了銅錢（註）不作好事情

你的銅錢什麼地方來

反過良心要把自己人來害」。

王大媽

一邊哭一邊罵

一邊把麥種放在風裏播……。

中午心的太陽暖洋洋地

照在晒穀場上

這時

王小山回去填豬欄了

羊七郎趕着李五爺家的老水牛在塘里洗澡

香瓜老二被他兒子五寶牽着衣角亦回了家。

只有王大媽還在罵：

「靠天靠地靠菩薩

快把有錢的來收拾吧

（註）銅錢：即錢的意思



保祐我們新四軍

一個個的都安寧……」。

自從這個消息傳來以後
東村的人們
個個耽心新四軍再遭災禍。

日子過去了一個月，
新四軍一直沒有好消息，
鎮上常常有謠言：

「金山鄉鄉長叫匪斃了
縣里下來的班船也遭了搶劫」
公所（註）里人說：

「新四軍都是土匪
到處拚命搶東西」

爲組織的青年團也貼出佈告
「近來奸匪橫行
到處打家劫舍

（註）公所即鎮公所

希望我等人民

隨時注意驚傷

遇有奸匪來到

立即據情實報」。

東村的人個個不信，但又不可不信。

王小山搔破了頭皮，也不到一個究竟。

小諸葛這回可算計不成

香瓜老二也費盡了六神。

再後

羊七郎的話倒有些對準：

「這一定是狗腿子（註）漢奸在活造謠言

他們整天在外敲詐，綁票

却把罪名向新四軍頭上推了」

東村的人聽了覺得很對

都說狗腿子暗計傷人

他們一百二十個不相信

新四軍那會幹出那樣的壞事情！

（註）狗腿子：即日本人的爪牙，亦即地方上的流氓

日子過得真快

一眨眼睛又到了十二月間

近來謠言又起

年關將近大家着急

壩上離東村只差三里

昨晚遭了隊伍搶劫，

這個消息一點也不馬虎

東村的人們聽了都很糊塗，

淪陷區里沒有別的隊伍

除了新四軍還有誰個？

東村的人們漸漸相信

王小山心里也十分傷心。

江南的十二月

天氣還不算怎冷

村里的樹林

稀稀朗朗的還在飄着落葉

冬天的日里

太陽下山很早

漫漫的長夜

村里人

黃昏的時候就關上了大門。

自從日本人來了八年

東村的人們年年都在受苦。

冬至，臘月，

每家每戶

只藏起了一些鴨蛋，鹹菜，山芋……

那些都是過年用的東西，

香燭，年糕還得糶去半担秕穀哩。

廿一日的夜里

東村前的小河

照例在十二月的冷氣里嘆氣。

……。

王小山白天糶了二斗羊秣米

晚上帶回來下面的東西——

劉合興造的白乾二瓶

供天地用的寸金糴二包

紅棗三斤

還有二對四兩重的紅燭。

丫頭娘把他藏在牀底下
還滿着個小丫頭怕她拿。

窮人的年底是冷清清的

淪陷區裏打發日子更悽苦

十二月的大雪年底下

王小山去找了嫂子來說話：

「快過年了

子興不知道在那里

狗腿子馬上就要來派年捐

新四軍怎的連一點信息也沒有？」

王大媽

嘆了一口氣

說道：

「天冷了

他們生活得苦

怕要到來春哩

我們才能看到新四軍」

那晚

王小山喝了一點酒

睡得很早

丫頭娘坐在牀沿上縫襪子

丫頭用腳爐（註）在煨蠶豆。

年關近了

冬天的夜里

黑得一欄糟

夜貓子（註）

在村後竹林里像鬼哭般叫着

丫頭嚇得躲到娘懷里

王小山酒後糊里糊塗地說：

「見你娘的鬼

（註）腳爐：南方冬天烘腳用的，富人用銅的，窮人用瓦缸代替。

（註）夜貓子：即貓頭鷹。

是夜貓子

又怕什麼」

丫頭娘沒有理他

夜裏十二點鐘的冷風

從窗縫里刮了進來

……………。

廿二日

朦朧亮

怕冷的老狗

沙着喉嚨在抖縮着嘶叫

竹林子里

白頭翁唧唧咕咕的鬧開了場

昨夜喝了酒

今晨

王小山起得很早

屋子里

黑暗沒有完全退去

王小山
摸索着在餵小豬。

事情就發生在這時

早晨

東村上來了一陣暴風雨

王小山

傾着耳朵聽一聽——

像街上警察在捉賭

滿村滿地有人在跑步。

狗仔咬着逃到屋簷下

好像有人在追着打。

王小山

疑心來了新四軍

心里不覺一高興。

「一箇烟以後的事情真怕人

東村忽然來了許多烏鴉兵

烏鴉兵的頭子叫做蔣劍萍

矮矮的個子，紅眼睛

這個隊伍的來頭據說很不小
原來是嫡系的游擊部隊——
忠義救軍國」。

王小山家里做了縱隊部。

滿屋子的大兵

嚇得小丫頭直哭。

這羣大兵一開到

屋子里的東西弄得一塌糟。

王小山

過年用的東西

白乾二瓶

雞蛋六十個

寸金糖二包

紅棗二斤

統統不見了。

丫頭娘掩着臉在灶下直哭
王小山也弄得糊里糊塗。

自從忠義救國軍來到東村
家家戶戶都是一片怨埋聲
香瓜家的六隻母雞不見了
他弟弟家的門板當了劈柴燒。

大兵們天天在聚賭，

東村的人們有苦無處訴

「這樣的中央軍打什麼日本佬？

日本佬的影子沒來準先跑，

還不如他們不要來

免得我們受災害。」

王小山

一行五六個人在休息

香瓜老二啣着烟斗這樣說。

廿四日

正午心

縣里來了許多大先生（註）——

僞縣長石鎮海

（註）大先生：鄉下人稱城里的有錢人或紳士叫大先生。

軍事科科長周文炳

還有日本紅軍部（註）里的小太星（註）。

東村的周圍都戒了嚴，

要過來的路人一個也不准，

縱隊部里在開會

王小山偷偷摸摸在細聽

第一個說話的是蔣劍萍

貓樣的喉嚨小聲音：

「我們忠義救國軍

淪陷區裏來打新四軍，

新四軍的力量可不小

皇軍，友軍（註）我們應該聯絡好」

第二個說話的是小太星：

「共產黨個……白格也鹿（註）

新四軍個……壞來西，

（註）紅部：日本人在淪陷區專門殘殺我人民的機關

（註）小太星：太星即日本人的官佐，小太星即不大的官佐。

（註）友軍：這里指的是偽軍。

（註）白格也鹿：日本話，混蛋意思。

皇軍，中央軍……個……

團結……」

小太星的中國話很高明

霹靂啪啦的手掌

嚇得王小山吃了一驚

最後一個說話的是石縣長：

「本人負責地方治安

希望縱隊長多多幫忙。

上次貴軍士兵

深夜在壩上出了事情

我爲貴軍出了佈告

責任統統推給了新四軍」

石縣長的話剛剛說完

蔣劍萍連連答應

「只是本軍糧餉不足

還請石兄以後多多設法。」

這個會開到下午五點

王小山家里擺開了酒席

呼么喝六的鬧到黃昏，
二連人馬送他們進了縣城。

第二天早上天亮

王小山啣着烟袋在上糞坑，
迎面來了鎖金，

王小山就告訴了他這件事情：

「三小狗的話今天對了

中央軍實在是和日本佬連着

昨天縱隊部里招待。

石縣長和小太星都在

他們暗地里訂好條約

聯合起來要把新四軍打

你看這個事情

是不叫人焦心？」

鎖金放下了鋤頭

心里亦在發愁

他說近來村上攪得不成樣子

年關將至實在沒有法子

我們吃苦吃了八年

八年希望原來如此

只有新四軍好

我們望他快快來到。

中央軍是中國人，

爲什麼要連合起來打新四軍？」

王小山想了半天

皺着眉頭吸了一口黃煙

想了半天他說：

「現在我才知道

這個抗戰實在糟糕

嘴上說得很甜

心裏藏着尖刀

老百姓是芋頭

不吃光了不走。」

二人各自回去

王小山捧着早飯碗直皺眉頭

丫頭娘問他做什麼
他說這個年頭好不難受。

村上的牲畜都吃光了
連隻狗也不剩

一天

縱隊部里來了一個老頭。

說弟兄們牽來了他家一條小牛

縱隊長眼睛里紅得發火

吩咐衛兵把老狗攆走

可憐老頭子老淚滿面

給衛兵一推一個跟斗

年三十夜來了

東村的人們有鍋沒有法燒

縱隊部裏豬牛羊肉……滿桌子

王小山瓦罐頭裏煮着半升米

竈頭下

縱隊長的小廚房（註）把鍋子敲得乒兵響

小丫頭啃着吃剩了的雞腿淚汪汪

豬羊，雞，鴨，本是自家的東西

眼看着縱隊長吃得笑嘻嘻

三十夜裏要供天地

王小山沒有供品（註）怎麼能把天地祭？

年初一早上爆竹直響

原來是大兵們在放排槍，

正月裏，是新春。

中央軍手下過活沒心情呀！

「一年過了又是年

眼睛一眨又到了正月半

六九（註）裏下雪收成欠

這個年頭是背時年

東村人過年真淒涼

（註）小廚房：國軍中級官長都有小廚房，專爲長官燒飯。

（註）供品：即供天地用的物品。

（註）六九：冬有九九八十一天。

只恨中央軍狼心腸。」

正月十八，

雪里的臘梅正盛開

東村的人們天天愁飯米

窮瘠三哪有心來看梅臘？

雪地里的臘梅分外新

王小山下雪想起了王子興

可憐他嫂子王大媽，

一到過年過節就要哭

下雪天地滑不出門

王小山坐在灶下頭直昏

牀舖被縱隊長佔用了

小丫頭夜里睡在稻草堆直打哼，

王小山坐在灶下正打盹，

忽聽得外面衛兵報告縱隊長——

琅玕村上捉來七個新四軍

王小山

忽地里聽了心一驚
趕忙打起精神

躲在門角縫里細打聽，

這一看來不打急

嚇得王小山頭直暈

七個人中間有一個是王子興

他低着頭來垂着睛

縱隊長坐在桌子旁

王小山家裏變成了公堂。

王小山怕自己眼花看錯了

拉着丫頭娘又來瞧一瞧。

不是子興是誰個？

丫頭娘愈看愈是打哆嗦。

王小山掉轉屁股就去告訴王大媽

大門口

他聽見縱隊長正在吩咐用力打。

再說：

王子興爲什麼到此地？

有個原因在這裏，

他自從二十六年去打日本鬼

跟着五十二師像潮水一樣往着江西退

那時候

三戰區的長官司令不中用

長敗將軍顧祝同。

浙東大會戰

日本佬把金華攻，

五十二師從上饒坐着火車去送終。

衢州城里塞滿了中央軍，

浙贛鐵路上擠滿了逃難的老百姓。

王子興跟着部隊到衢州

日本佬的影子沒到衢州就撤走。

原因是；

長官司令部有命令

五十二師調到安徽去打新四軍。

王子興赤足草鞋走了五天整

第六天蹣跚亮到了安徽涇縣城。

那時候

人民的新四軍

皖南一帶很歡迎。

土匪的中央軍一來到

皖南被攪得鸚飛狗直跳。

王子興的隊伍不吃香

不吃香的隊伍怎能打勝仗？

老百姓和新四軍一口氣

打得五十二師一敗塗地。

一八七團三營第三連

王子興一連人守防在灣幹。

三更半夜十二點

新四軍來了吃苦又連天。

一連一百四十二個人

統統活捉一個也不剩。

新四軍待人真寬大

一百四十二人都信服。

從此他們拿起了紅纓槍

沒有一次不是打勝仗。

糞坑裏的臭爛銅

中央軍原來都是些飯桶呀。

三十二年的春天

日本人攻下了大江南。

顧祝同的隊伍拚命往著江南退

新四軍打到日本人的後方來。

沒知道

中央一見心眼紅

派了游吃隊（註）就和日本佬訂合同。

只要出了這口氣

中日合作沒關係。

所以囉，

皇軍，偽軍，中央軍

他們變成了一家人。

你打前頭我從後面來

還有誣蔑中傷加迫害。

那年夏天過了七月半

（註）淪陷區裏中央方面的游擊隊因只會糟塌老百姓故多叫他們爲游吃隊吃和擊南方音略同

王子興和新四軍離開了皖南
秋天八月好天氣

王子興在山裏打游擊。

是好是壞老百姓知道

兩個濃擊隊，

誰不都道中央方面最糟糕？

這樣一來惹了禍

氣得中央方面直冒火。

口口聲聲要活捉新四軍

捉到了一個就用馬刀搽。

東村上前次來了小太星。

新四軍裏面早知情

他們派出了便衣隊。

想把小太星活捉來。

王子興自告奮勇換便衣

東村一帶他最熟悉。

沒想到

事機不密被揭穿

中央軍和日本佬一連串。

一行二十三個人

七個被縛一條繩。

縱隊長坐在桌子旁

王子興不敢抬頭望。

「叔叔家的房子已破了

我娘不知道怎麼樣。

要是讓她知道我

一定要急得把命喪。」

咬緊牙關以不聲

王子興只說——

我是安徽人。

小山一到嫂子家

王大媽一聽發了麻。

一面哭來一面啼

一拐一顛到了王小山家里。

王大媽，

一見縱隊長就跪下

「求求長官放了我這塊肉」

縱隊長眼睛一瞪大聲罵，
「老婆子難道發了瘋嗎？
這裏沒有你的心肝肉

衛兵快來拉開他」

王大媽抱住王子興直發怔

王子興抵死也是不作聲

丫頭娘含着眼淚捉了兩隻雞，
叫小山拿着快去請鄉長向蘭溪

王大山跑得氣直喘

跟着鄉長的轎子後面回家轉。

鄉長看見了縱隊長

好像小鬼碰見了活閻王。

縱隊長氣得打官腔：

「你這一鄉是什麼鄉。

鄉裏人當了新四軍

難道你還不知情嗎？」

淪陷區的事情真難做

白蘭溪嚇得打哆嗦

「老百姓不願做亡國奴

我亦沒有辦法來攔阻，

日本佬迫我做鄉長

不當一定要見閻王呀！」

縱隊長一聽呼呼叫

你這鄉長還得了，

「日本友軍聯結沒關係，

怎麼能同新四軍一口氣？

衛兵給我把他押起來

送到城裏拿給皇軍去安排。」

二支馬槍押走了向鄉長

急壞了小山和丫頭娘。

縱隊長命令開過晚飯後把號吹：

「集合同大隊向着山裏開

鄉長押到城里去

七個新四軍十二點鐘就活埋，」

子夜里號聲都都響，
中央軍殺人硬心腸呀！

正二月里是新春

東村上人們好傷心，

河里凍冰冰在裂

王小山家的老狗也哭泣。

三更半夜黑暗里

陣陣陰風冷淒淒

七對眼睛睜得和銅鈴大

王大媽抱着王子興的屍首直嗅他，

「子興兒呀！

心肝肉！

……………」

樹林風聲呼呼響

黑暗里哪來的燈光？

王小山沙着喉嚨在呼王大媽

丫頭娘提着燈籠跟着他。

正月里下霧霧騰騰

王小山眼睛里面沒有了神。

燈籠里的臘燭已點完

後山塘旁躺着王大媽。

滿身泥水濕打濕

可憐丫頭娘哭得喉發澀。

菜油點燈燈不亮

王小山越想越心傷。

王小山

左思右想心不定

一心要當新四軍。

竹林里的麻雀鬧開了場

王小山含着眼淚離家鄉。

丫頭娘送到大路口

王小山硬着心腸往前走。

三小狗塞給他三塊香油糕

吃了好打日本佬。

香瓜棒來了十個大雞蛋

你我將來把身翻。

八年的苦頭沒希望

東村的人們好不心傷呀。

門前青山青又青

王小山從此當了新四軍。

四十六歲的王小山

今天做了個大事情。

三十四年快樂年

打走了日本佬大家好休息。

東村的人們喜得腳直跳

都說這一回可得天亮了。

丫頭娘孤苦守了三年整

丫頭長得也俏俊。

八月半的月亮亮堂堂，

丫頭爹回家要團圓。

村裏老狗狂狂叫

王小山半夜回家轉。

滿臉的鬍子精神好

菜油燈底下直把眼淚掉，

東村人聽說小山回家鄉

大家歡喜得淚汪汪。

王小山一見老伙伴們說不出半句話

小屋裏的人們淚如麻。

王小山含着眼淚對他們說：

「諸位兄弟聽清楚，

這個勝仗不是屬於你和我

有錢有勢的發了國難財，

如今又要把窮人來殺害，

有錢的不讓窮人把身翻

借了美國的槍炮來打內戰。

爲的新四軍爲人民

變成了他們的眼中釘。

不讓人民做主人翁

這個政府是反動。

若要我們過好日子

「打跨了這個政府不算遲」

王小山

第二次離開了家鄉，

帶走了香瓜和羊七郎

自從他們一去後

東村的人們就有了希望

咬緊了牙關幹下去呀！

窮人翻身好解放。

一九四八，一一，二三，晚，穿風室

#.F2
75292.8

11 2 728



10